

新视界

本报焦点新闻部主编 | 第22期 | 2013年9月8日 星期日 责编:姜燕 视觉:董春洁



本报记者 王文佳

■『小时候都唱儿歌，月亮弯弯，船儿弯弯，摇呀摇，摇到外婆桥。就算外婆去世，桥还在，睹物思人，外婆就会永生难忘；桥没了，河填了，外婆去世了，过几年也就不记得了。老建筑是历史、城市、心灵的记忆，房子没动，河没填，就算人变了，人心也可以改过来。』阮仪三说。

他是中国古建筑保护的权威，被誉为『都市文脉守护者』『历史文化名城卫士』『古城守望者』。他采集了数百个不为人知或行将消失的古村落的一手资料，为数十个城市做过『城市更新』规划。

十年踏察，百处国宝，千帧影像，终成新作《遗珠拾粹：中国古城古镇古村踏察（二卷本）》。

年近耄耋，他仍奔走在中国古城寻访的第一线。

他是中国古建筑保护的权威，被誉为『都市文脉守护者』『历史文化名城卫士』『古城守望者』。他采集了数百个不为人知或行将消失的古村落的一手资料，为数十个城市做过『城市更新』规划。

十年踏察，百处国宝，千帧影像，终成新作《遗珠拾粹，中国古城古镇古村踏察（二卷本）》。

年近耄耋，他仍奔走在古城寻访的第一线。

年近耄耋，他仍
奔走在古城寻访的第
一线。

踏遍青山护古城

江西广昌驿前古镇

“不少国家评定的历史文化名城、名镇、名村，一般能得到保护，可那些不在相关部门视野内的，也有丰富的历史文化、独特建筑特色的城镇却只能任其自生自灭，大多数会很快地消失。”阮仪三说。新建城镇时，人们又普遍抱着喜新厌旧、急于求成的心态，草草盖起的新建筑淹没了丰富多彩的城镇特色，呈现出“万屋一面”“千城一貌”的所谓“现代化”景观，令阮仪三痛心疾首。

捡拾起来就是珍珠宝贝

十年前,阮仪三找到了《城市规划》杂志执行主编石楠,想要分享古城古镇古村踏察的成果。踏察、分享,两个目的,一是到当地做宣讲,播撒下保护理念的种子,二是使这些村镇扬名于世——“或许我们的呼喊可能使这些美丽的地方免受推土机的摧残。”

“遗珠拾粹”就是那时开辟的专栏名,意思是“被人们遗忘和丢弃的珍珠宝贝,你把它捡起来它就是珍宝,是我国历史文化的精粹”。今年4月,东方出版中心将已经刊登的100篇专栏文章经过整合汇编成书,取名《遗珠拾粹——中国古过城古镇古村踏察(二卷本)》。

书中的古城、古镇、古村各具特色,有的具有鲜明地域民族特色,有的行将消逝,有的具有特殊功能。比如陕西铜川的陈炉古镇至今留存着元代开始烧窑的遗迹,房屋街巷都是用烧窑后的废钵面垒砌,当地人称“罐罐墙”,有瓷片铺的路面,五彩缤纷;江西广昌驿前古镇,有万市莲塘,镇上的主要建筑建造得像一艘游舫,与周围连叶荷花组成绝妙景观。

阮仪三把这些专属于中国古城镇的文化基因记录下来,希望传承下去。“调查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这是好东西,把它留下来,留下来都是宝贵的文化遗产。”他说了为读者带来更美好的阅读体验,出版社用了比较好的纸张,全彩精印。这两本书一经问世,便深受广大欢迎,第一版 3000 册售完,又加印了 3000

册,业内人士说这两本书很有价值。

出了书，但踏察的工作并没有停，《城市规划》上的专栏每月都在发稿，“现在我们做过调研的已经有 130 多个城镇，过几年，我要再集成 100 个。”

拉50个研究生抢救古宅

2006 年全国政协启动京杭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计划,阮仪三作为专家组成员参与了几次国家组织的大运河调研。他把保护大运河看成一件非常重要的事。“外国最长的大运河是 27 公里长,中国的 1747 公里,人家的大运河都是工业革命以后的,我们是隋朝的。”他满怀期待地去了,可是一看那个调研心里就寒了,阮仪三说,这些参与调研的委员们到扬州,扬州市长出来接待、吃饭,然后弄部车子,大运河看一看,好了,结束了。第二天到杭州,再重复这样的程序,回去找两个文人写份调研报告。

这怎么行？

阮仪三回到上海，马上组织他的博士生、硕士生做大运河沿线城镇调查，“遗珠拾粹”此后两年的调查项目全部集中在大运河上。他们先后走访了64个城镇，142个点，调研结果和之前的大不相同，“那些历史城镇大部分都破败了。”阮仪三说，九牛二虎一只鸡的镇水神兽，现在只能找到一头牛、一只虎；当年工部尚书郭守敬和民间匠师白英在南旺村建的分水坝、引水渠、水斗、船闸等重大水利工程都已经被拆平，大运河也就永远断了流。

“这是完全可以与都江堰相媲美的重大水利工程遗址，可惜全给后人糟蹋了。”阮仪三把调研报告提交给了2008年世界规划师大会，与会者都很赞赏，给这个研究项目颁发了国际城市与区域规划委员会“杰出成就奖”，他还专程到西班牙马德里领了获奖证书。

调动学生做调研，这事阮仪三可不是头回做。2002年，始建于南宋时期的杭州陆游故居要在十天内拆迁，阮仪三急了，马上找当地

政府官员说理，找媒体来造势，又亲自去考证，这份考证报告成了诉讼重要证物，陆游故居转危为安。听说当地还有 150 栋这样的房子，却没有专业人士评估，阮仪三马上回上海动员他两个班 50 个硕士生、博士生，包两辆大客车连着两个周末到杭州调研，他亲自指导、监督，很快就出了结果。

调研上海石库门情况也是类似。政府有关部门说没法测算现存的石库门数量，阮仪三又喊来他的学生，“每人两张卡，一张交通卡、一张吃饭卡，一年半就出了报告。”

“这种傻事我可没少做！”阮仪三说，现在“遗珠拾粹”的调研也基本都是他的学生在做，“同学们报名都很踊跃，每次都是从几十个学生里精选出五六个。”阮仪三很满意，还想在他们中间培养几个接班人。

被镇长双手推出门外

“最初调研的时候可不像现在条件这么好。”阮仪三说,到哪里都是自己背着一个铺盖,在机关招待所里将就过夜。到山西、陕西等北方地区,招待所房间里什么也没有,就是个土炕,炕上就一条席子,凭住宿证到其他地方去领被子和垫被。床上有褥子,所以睡觉也是有技巧的,要把衣服全部脱光,用皮带捆好,再盖上领来的被子睡觉。人光光的,起来以后赶紧把身上的虱子打干净,把衣服穿起来,男女都一样。回到家,有两件紧要事,首先叫老婆赶快把两件干净衣服拿出来,然后准备一个水桶,烧开水,把脏衣服全部扔在桶里煲透,再一个人跑到澡堂里洗澡去。

后来条件改善了,但是开销涨了,车费、住宿费都在蹭蹭往上窜。每年光是全国古城调查的经费就需要六万元左右。当年他做平遥规划时,都是靠借钱;在上海给城镇领导办培训班,阮仪三自己住住宿费、讲学费、外出参观费,甚至差旅费,当时欠了上万元的债。如今虽有他创办的“上海阮仪三城市遗产保



▲ 阮仪三(左)在九华山考察

护基金会”补贴,但那也是惨淡经营,每年收入仅能略高于支出,阮仪三笑中略带羞涩:“我这是个不良经营企业。”

阮仪三吃的苦头还远不止这些，用他的话说是“处处碰钉子，碰得头破血流”。1979年，他和一名助手上九华山搞规划调研，看到唐朝到清末留下来的庙宇遭到破坏，山林也被砍伐，阮仪三便前去阻止。结果夜宿寺庙，半夜被叫醒逃命，跑到后山顶，看见住宿的庙前满是火把、电筒，“要不是老和尚报信，说不定就被打死在九华山上”。阮仪三笑着说。

上世纪 80 年代,他到江苏一个很有江南水乡特色的古镇游说“规划保护”,还带了江苏省委开的介绍信,结果镇长一口回绝,说不要你们知识分子跑这儿来多管闲事。阮仪三还想争辩几句,镇长双手把他推出门去,还在院子里大吼一声:“这两个上海人,食堂里不要留饭给他们,不要交饭票给他们。”

前几年去考察山东运河古村，他还被狗咬了。清洗伤口的时候，医院用蘸着“肥皂水”的刷子刷了 20 分钟，疼得阮仪三哇哇直叫。

“没人愿意做就我来做，没人出钱就我来出。”阮仪三说，自己做这些不图别的，只希望“等我死了，人们想到阮仪三，会说他最大的贡献就是留住了这么多原汁原味的古村落”。

(下转 A15 版)

(下转 A15 版)